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四十回 還聘物貪財反去財 受官刑害人仍害己

話說王瑤捏造了一派的話，恐駭開泰，說這親事倒是不娶為妙，免致後患。開泰見他說了此番話，只得說道：「既是華家要告京狀，不過仗的那些壞刀筆，你千萬把這般人平服出去，莫使他們入京。我父親那裡只知道我要娶親，何嘗曉得做出這些事來！若還被他知道，格外不得了。你要用多少錢，就答應他們就是了。」王瑤仍故作為難之狀道：「怕他慾心太大，只好做到那裡再說。此刻先到府內，將夏均祥的聘禮要過來才好。」開泰當時就催他速去。王瑤也就忙忙的跑出書房，走上大街，向府衙而去。一人在路上一頭走一頭想，好不忻快！他們兩家總是人財兩空，只落得我受用幾千銀子聘禮，雖然把他那個五百銀子與他買人的，我方未與他說及這件，可送我吃點心了，末後還可以開一篇花帳，說代他了事，湊用的足有二千銀子，真是快活死人！

走著思想，已到經歷衙門。進去見了李坤，說他怎的為難。怎的說法，然後開泰方才允肯，但是明日一並要交完的，務以晨刻為度。均祥見開泰已經答應了，自己也是滿口應允。王瑤又叮囑了他幾句，叫均祥明日連謝差一起帶來，然後回去。這裡均祥專待次日當堂保釋，交代禮物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，李坤先去見劉知府，說明了前後的話，隨即請他傳齊人證，當堂保釋。劉知府就照他行事，把葉開泰請了來，說了一番。果然滿口應允。隨又在經歷廳內提出均祥，兩造訊明，定於明日午堂交還聘物。均祥答應找保釋出，滿想回去，將原聘送了出來。走至家中，趙夫人因他多日未回，後來招呼家人打聽，知道被葉家告控，看管在經歷廳內。趙夫人雖是恨他，到底有點不忍心。膝前只有一男一女，女的已經逃去，兒子又為府裡捉去，焉有不傷心痛哭！徐翠蓮更是不用說的。這兩天如同害大病的一般，只望把這事弄平服了，好讓均祥回來。此刻見他進了門來，問道：「怎麼能夠回來的，現在究竟怎的說法？」均祥遂將前前後後的話細細的述了一遍。

趙夫人聽了這些話說道：「別項物件皆在我身上，惟有那副頭面與珠花尚在瑤雲房中。日前過禮之後，我交付慶喜的，不知可在家中？到是快點看看去。」

均祥一聽這話，知道就不是好事，急忙與徐翠蓮跑到後面到處尋。那裡有這兩件東西！均祥急得在地上蹬足說道：「好容易請李坤想了這個法子，允了王瑤的神福，方可免了這苦楚，今日若沒有原物，豈不是要我的命麼！眼見得此事不得開交了。」說至此處，把兩個眼睛急得通紅，淚汪汪的立在房中。

趙夫人也沒得什麼主意，倒是翠蓮說道：「我想了一個法子，不知可用不可用？我也有一副頭面花式，與葉家的也是一般。珠花是買得到的。趕急去買一副來。只要明日在堂上交代過去，隨後他就辨出假的來也不怕他。」

這一句話提醒均祥，忙的上街買了一對珠花。同徐翠蓮的頭面放在一起。又將聘禮彩綢首飾等物取了出來。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匆匆的叫人帶上聘物各件，來到府中，先與李坤見了一面，連他也瞞得定穩。只等葉家的人來，就當堂交納。候了一刻，葉開泰與王瑤二人一齊到來。先在經歷廳內坐，叫人報到府裡去，請知府大人升堂。

王瑤怕均祥過於打折頭，抽個空子向均祥說道：「我代你將此事辦妥，但是那謝銀可與我了。」

均祥見他來要，當時一想，忙的說道：「實不滿你，銀子是現成，匆匆的出來，忘卻帶在身旁。待升堂之後，請你到我家去是了，定然與你。」

此時均祥真忘記帶出。王瑤聽了這話，冷笑道：「我不應該多這一番事，不怪你忘卻，只怪我不識人！再會是了。」

正說之際，府內已經升堂，大家只得前去。到了堂上，劉知府問均祥道：「你可曾將原物帶來？」均祥答道：「已經如數在此。」當時就打開包裹，一件件照原物呈上。知府看了，點過數目。仍然叫葉開泰來。

王瑤在旁眇了一眼。只見頭面上顏色雖與那個一般，惟有中央那珠子迥不相同。趕上一步道：「前日是晚生經手，交與均祥的。此時仍當由晚生交與開泰。」走了上來，將頭面細細的一看，果然不是原物。當時就反臉說道：「夏均祥，你為人未免過於刁頑！為你這事，府大人好容易開恩，將你放了，原物交還，你為什麼將葉家的頭面換去！中央那顆珠子你曉得值多少銀兩？你就吞下！怪不得你將妹子收藏起來。」此句話一說出來，均祥嚇得臉也變了。

葉開泰上來一望自己的東西，豈不認得！也就反臉向劉知府說道：「老伯的明見，只此一端，已可見均祥刁惡險猾！這頭中央那顆珠子乃是一顆避水珠，還是家父敕差外國時候那外國國王相送的。小姪因婚姻大典，故爾將他嵌上，現在原物沒得，只求老伯作主。」

此時，李坤、劉知府皆動起氣來，劉知府說道：「本府因你們兩家皆是官家之後，免得時常求叩公堂，現在連我也哄瞞起來了，這還了得！」

李坤也道：「你太不顧廉恥！父親、妹子死的死，走的走，本廳代你出來調處，擔了多少的干係，你還是存不良之心，實在可惡！」

均祥此時無可辯白，只好將瑤雲帶去的話述了一遍。

眾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若果真有此，你就該早早言明，為何以假頭面瞞混大眾！這明是你吞沒了。」

劉知府本來要代開泰追人，因李坤諄諄的相求，故爾答應。此刻見均祥又如此刁頑，遂把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你這不顧廉恥的東西！本府不將你重辦，何以警戒別人！」忙叫書吏責他手心。書吏上來，打了他五六□下，然後劉知府向葉開泰道：「世兄先行回去，這人不重辦他，不肯將原物交出。今且限他三天，若逾限定然照例懲治！」

葉開泰當時告退辭出，劉知府亦即退堂。均祥仍交經歷看管。

此時李坤也□分的恨均祥，說他太不顧羞恥，不但不問他，而且比尋常看管的人尤狠些。到了三天之後，那裡有個頭面交出？此次上堂不比從前打手心。因他自己沒有功名，所有葉開泰代他捐的那個功名，執照又被夏國華扯去。此刻，知府即叫差人將他上了天平架子。兩旁答應了聲，已將刑具抬來。均祥只是哀求，差人早將兩手順在背後，兩條腿跪在地下，喊一聲上。只見均祥大叫一聲：「痛死我也！」已昏了過去。

知府見他受刑不過，叫人將他放了來，用水將他噴醒，問道：「你可交不交？」均祥道：「此物是為妹子帶走，無從可交。現在惟有一死！我也自知理屈了。」

知府笑道：「你還以死恐嚇誰個！本府偏不俾你死，就叫你受受活罪！」隨又叫人取過一副鐵練，代他上好，收入府監，備文上憲，說他臨期賴婚，吞沒聘物。從此，均祥就在大同府監內，要候李大椿點了狀元之後，救出華氏弟兄，那時他方才出得來。

再說湯德元自從為李春救活之後，仍將棺柩停在祠堂之中。柩中用了許多泥土裝好，每逢七期，湯太太與湯俊各人仍然穿孝哭祭，以掩外人之耳目。湯德元即從那逃回家中，躲在一間僻房之中。次日，令人將那華家太太請了來，將細情告訴他一回，說是夏均祥嫌貧愛富，同王瑤想出這個瞎孔，遙想兆璧、兆珉兩條性命，總不至有礙。惟是要有人上控方好。

華太太聽了，雖然稍稍放了點心，只是兩個兒子總不得出牢，不免有些盼望。過了兩天，湯德元仍是怕在家中不甚妥當，離家中五六里地方，有個蕭家窪，湯家的倉房也在那裡，就連夜的搬到彼處居住。自己想到：「我兩家遭了這冤枉，想不出一個出頭的路子來，豈不可恨麼！」過了幾天，聽得縣中風聲息了，上憲的申文已經回頭，兆璧與兆珉定了永遠監禁的罪名，因在鄉間無人認得，就將倉房開了，在門口閒望，遠遠的看見來了一個人，見湯德元立在門口，喜不自禁，大聲叫道：「老伯，我來了！」湯德元細細的一看，欣悅非凡。欲知此人是誰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